

欽定前漢書

卷五十一之五十七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大國時魏也

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者

水獵若獵獸言厭覽之不專精也

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節也○宋祁曰韋帶南本漸本作革帶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

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

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

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

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東西南北千步從車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亦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

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爲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師古

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璧如甬道

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耳不爲甬壁也隱音於靳反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宋祁曰平當作虛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爲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

也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

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壤作冢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爲蓬顆師古曰諺

家之說皆非願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願音口果反秦以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

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礪換瘠

反江寧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

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竭其

操辦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獨刈草也。魏章辭也。言執職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仁者，善養士，雷靈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師古曰雷疾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廢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靈也。

師古曰特獨也。

欬重，非特萬鈞也。閉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遇說

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宋祁曰：平當作虐。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

師古曰：震動也。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

過失，工誦箴諫。

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戒也。音之林反。警誦詩諫，無目之人。

公卿比諫。

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

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師古曰：旅衆也。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祝餽在前，祝饌在後。餽饌故為備祝以祝之。○宋祁曰：餽當作

少飲酒謂食已而齋口也。音脣。

祝餽在前，祝饌在後。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祝餽在前，祝饌在後。餽饌故為備祝以祝之。○宋祁曰：餽當作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

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

孝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獨善者，求善無要也。

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

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勝也。

然而兵破於陳

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

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爲簿籍而稅之

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以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

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師古曰言人爲怨家

爲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

以爲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縣石鑄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

鍾虡服虔曰縣石以爲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謂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響秦也虡猛獸之名鍾謂鼓之附飾爲此獸虞音鉅

飾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飾以竹篴爲之飾音師從音山篴反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

湯文武幾世師古曰幾音幾廣德師古曰廣音廣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

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期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

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太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

也音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屠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

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倫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師古曰水旁
決曰潰言天

下之壤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如水漬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
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

何也此但畏惡狃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荅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註本云聽言見荅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

字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靈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儼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亡土也然而文王獨言

以盜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土而敬之則土用用之有禮義○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

師古曰言心實憂
念之不爲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
裹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嘆反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

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

師古曰金鑿也
聞謂聲之聞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循追厥功

師古曰術
亦作述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

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將興堯舜之治

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師古曰厲精
而爲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

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

師古曰毆與驅同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弛放也音式

百官之

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廐馬以賦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懸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

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

下莫不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

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

師古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響

今從豪俊之

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宋祁曰兔疑作菴

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主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

古者大臣不嫖

師古曰嫖狎也音息列反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

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

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則曰方謂廉隅也

一則

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

誠不如此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怒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

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

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蓄養也言此其

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

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懸

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

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盡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函谷咸陽

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莧蘇林曰言胡

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莽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莽也師古曰覆盡是也言力目反○劉
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

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己師古曰屬連也音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辭義故不可通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宋祁曰

不止姚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

無嗣國除遂欲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

復還得河間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

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

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

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章餘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故報怨也

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本注孟康曰不專救漢

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也如瀉曰皆自私

想猶忍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也如瀉曰皆自私

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劉奉世曰越水長沙

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

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陰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

晉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愛助漢

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

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

曰南本徐鑑改交為蛟聖王底節修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潘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

鳥彙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鶚也如潘曰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鶚擊之夫全趙之時服虔曰

未分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絃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而不能止幽王之

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

謂廢邊嚴道而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師古曰諸謂專諸貴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

計也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塞

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塞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易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

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公饒父也師古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

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其後故封其子晉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

文三子是笑則壤子王梁代如潘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

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四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

淮南王長有異見徒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
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介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

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于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

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
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木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

高祖以水灌
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
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

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

敘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
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劉攽曰幾讀曰冀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宋祁曰疑作納是時景帝

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抗慨不

苟合
師古曰怙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謂間廁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
音力瑞反遂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

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

信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曰白

魏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
建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厭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

地而信不驗兩主豈不哀哉
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

臥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

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殺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宋祁曰玉人南

新本並作玉尹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按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聽聽下也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楹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宋祁曰勝字下當有也字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傾蓋如故文

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

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齊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

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刎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擊齊終

死爲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爲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騾孟康曰駟騾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說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

食讀曰飢駟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食決驪音題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

師古曰析分也

豈移於浮辭哉

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

○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愚字衍字不

可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宰相中山

蘇林曰六國將人被此刑也

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應侯曰魏人也魏相魏齊

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管數百

書折齒師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也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

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陷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徐衍負石入海人也師古曰負石

者欲速

沈也 不容於世

○宋祁曰容字下添一身字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

繆公委之以政

應劭曰虞人也開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

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軒輕也薄止也軒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

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

漸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 此二人者豈素宣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

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冉子罕也

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師古曰伯讀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曰齊之二王也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

聚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也並觀所見齊同也

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

足俾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俾等也伯讀曰霸○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此字是以聖王覺痛捐子之心而不說出常之賢應劭曰紂

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

愧之而發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貽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郊當作卻

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卒終也越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孤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

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於陵子仲辭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

三公為人濯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

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

施德厚師古曰墮毀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語直跡之

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

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南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劉敞曰王克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

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刑字按浙本郭本去刑字云據注無刑字南本徐鉉亦滅刑字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

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

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

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

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則卞和所獻之玉耳祇適也音支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

株樹功而不忘

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

師古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師古曰開

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

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蓋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

鈞非陶家轉象天也

而不率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爲佞人奪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

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歸以王天下

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獻師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巢而王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巢之舉然何則

以其能越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

師古曰：變，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

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率帷

廐之制。

孟康曰：言爲左右便僻侍。確，廐臣妾所見率制矣。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櫪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

早音在

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探蔬於道，子貢難曰：臣非其時而探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故曰：名勝母，曾子不入。師

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车。

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

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

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

宮，自使梁國士衆築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

師古曰：建，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

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

知齊人王先生。

師古曰：素與相知也。

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

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